

贈送

767518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八輯

哀臺滄

臺陽

遺民

詩箋

稿話

釋

(合訂本)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473

贈書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〇種

哀
臺
灣
箋
釋

弁言

李鶴田先生哀臺灣箋釋一卷，原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抄本。「哀臺灣」是一首長達一千零二十七字的七言古詩，從甲午戰後割讓臺澎說到臺灣抗日的失敗；悽愴感慨，充分寫出了臺灣陷敵的沉痛。箋釋之文，除引舊籍以明詩中所用典故的出處之外，還引用了「中日戰輯」和「中東戰爭始末」的許多文字，補充詩中所陳的事實。因為詩和箋釋都有參考的價值，所以錄出副本，略加整理，列爲臺灣文獻叢刊之一。可惜單憑抄本所題的書名，不能斷定李鶴田是「哀臺灣」的作者，還是這首詩的箋釋者。至於李鶴田究爲何許人，一時也無法查考，只得在新刊本上照舊用了原來的書名。

甲午之役，我國割地賠款，損失很大，輿論非常憤激，對於當事者責難頗多。曲阜魯陽生（孔廣德）曾博採當時的這類文字，編爲「普天忠憤集」十四卷，凡分三門，首章奏，次論議，次詩賦。恰巧李定一先生藏有此書，係光緒戊戌仲秋經濟書莊石印小本。遂就其書的十一、十二兩卷中選錄古今體詩七十一首，作爲本書的附錄。（百吉）

李鶴田先生哀臺灣箋釋

海波鼎沸鳴戰鼓，斷骸成泥血飛雨。媽宮島^①外啼杜鵑，聲聲似訴臺民苦。昨有臺民自臺來，無人忍聽傷心語。

○林芝崙臺灣紀略云：澎湖爲臺灣門戶，環繞三十六嶼；大者曰媽祖嶼等處，次者曰西嶼頭等處。各嶼惟西嶼稍高，餘皆平坦。媽宮島未詳，或卽媽祖嶼之誤歟？容考。

臺灣數島扼閩邊，隸入神州二百年^②。耕鑿萬家^③安禹甸，絃歌四境^④荷堯天。共說此中真樂國^⑤，誰知意外有烽煙^⑥！

○魏源聖武記曰：臺灣亘閩海中，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與福、興、泉、漳、四府相值，距澎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起鷄籠，南盡沙馬碇，千里有奇。惟山西東兩面沃野，自海至山，淺濶相均，約各百里。

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

，東向望洋而反。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竄據臺灣，爲琉球人所逐；旋被荷蘭據而有之。及國初，爲鄭氏所據。

初，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鄭芝龍。芝龍，泉州人，以屢平劇盜功官至都督同知。會閩大旱，芝龍言於巡撫熊文燦，用海舶徙饑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鄭氏去臺灣，惟荷蘭夷踞城中。

芝龍子鄭成功，乃日本婦所出。順治十七年，自江南敗歸，乃逐荷蘭夷奪臺灣居之。成功既有臺灣，與所據金、厦二島相犄角；乃闢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赤坎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

康熙元年，成功卒，長子經嗣立。值三藩亂，屢爲邊患。會經卒，子克塽立。二十二年二月，提督施琅率諸軍破澎湖，劉國軒突圍遁，遂乘勝進軍臺灣，至鹿耳門。七月，克塽率國軒等降，收其地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西爲澎湖廳。其後分諸羅北彰化爲縣，又北爲淡水廳，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澎湖副將水師二千。其後復增兵額至萬有四千，稱重鎮焉。

康熙六十年，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激成民叛。群推朱一貴爲首，僞稱中興王，攻府城。總兵歐陽凱戰死。知府王珍等驅商船、漁艇出鹿耳門，遁內地。全臺皆陷。

。水師提督施世驤、南澳鎮總兵藍廷珍等率兵一萬二千有奇，船六百餘艘，會師澎湖。澎湖守備林亮、千總董方爲先鋒，先登陷陣。藍廷珍、施世驤繼之。戰七日，克府城，擒朱一貴，檻送京師磔死。其逃回之道府廳縣等訊治伏法，王珍剖棺梟示臺灣平。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天地會匪首林爽文反，陷彰化、諸羅、淡水。莊大田陷鳳山，與林爽文衆合攻府城。總兵柴大紀禦諸鹽埕橋，殺賊千餘，賊始不敢窺府城。提督黃仕簡、任承恩率副將徐鼎士等以兵渡臺，檄柴大紀率兵二千北取諸羅，郝壯猷率兵二千南取鳳山。大紀連戰破賊，遂復諸羅。郝壯猷遇賊遁歸。任承恩至鹿港，亦不敢進。總督常青赴臺督師，福州將軍恒瑞爲參贊。莊大田攻府城，林爽文攻諸羅，各率賊數萬。常青統兵萬餘，不敢出戰，任賊焚劫。柴大紀守諸羅，以兵四千當悍賊數萬，先後百餘戰，殺賊過當。常青、恒瑞等擁兵不敢救。大紀糧盡，屢出奇兵奪賊糧以濟。五十二年十月，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率兵渡臺討平之。大紀於諸羅解圍後，以忤權貴，坐以紀律不明論死。嘯亭雜錄謂其部下諸將李長庚、王德祿、邱良功等後皆立功海上，多有建樹；蓋承大紀訓也。

按同光以來，沈制府葆楨、劉中丞銘傳重闢蒿萊，經營數十年，建臺灣爲行省；置臺北府，轄淡水縣、基隆廳、宜蘭縣、新竹縣；臺中則臺灣府，轄臺灣縣、苗

栗縣、埔裏社廳、彰化縣、雲林縣；臺南則臺南府，轄嘉義縣、安平縣、鳳山縣、恒春縣。隸入版圖者二百一十餘年。今則界日，無復覩漢官威儀矣。悲夫！

①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平，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②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朱註云：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纂疏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

③詩碩鼠章：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聽。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④綱鑑會纂：周幽王六年，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十一年申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

戎遂殺王於驪山下。酉陽雜俎：邊亭候烽用狼矢，以其煙直上，風吹不斜也。

雖覺日人妄動兵①，臨淮將士賦東征②。中興召虎③疎天討，上相囊龍④負盛名。童貫潰歸三輔震⑤，哥舒降敵九邊驚⑥。

○中日戰輯云：甲申冬十月，朝鮮開化黨之亂，吳清卿、續燕甫兩京卿奉旨馳赴漢城。乙酉，吳、續兩欽使與日立續約，有他時因韓事派兵，必相預告云云。甲午三月，韓之東學黨魁崔時亨等稱亂於全羅道，袁慰庭觀察急電來告。是時，合肥李傅相大閱海軍，聞警回津，即派淮軍四千，以直隸提督葉軍門志超統之，飭海晏、海定、圖南、拱北四軍艦載赴牙山。

先是，日本駐朝公使大島圭介正值告假回國，一聞警報，即乘戰艦而入漢城。日政府已僱郵船會社輪船十艘以供此役載軍之用。即借吳京卿續約爲詞，水師、陸軍徵調至韓者絡繹不絕。大島圭介強韓王謝絕藩稱，辭袁觀察、葉軍門回華。韓王未允。此兵端之萌也。然日人蓄謀已久，立續約後即使東學黨倡亂，又以東學黨之亂爲藉口興戎地步，更以和議給我誤我兵機。奈我之不察何！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官左羽林

大將軍，封薊郡公。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平安史功累官至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進封臨淮郡王。卒贈太保，諡武穆。

中日戰輯云：李傅相派駐津之盛軍、銘軍、駐旅順之毅軍共十餘營，飭輪東渡，並派北洋海軍戰艦八艘及南洋廣東兵輪護送。奉天裕軍帥奏派左總戎寶貴率奉字馬步六營，與北洋之盛、銘、毅等軍由陸路渡鴨綠江至平壤。傅相又令德員韓能根率兵一千二百名乘英商高陞輪船同諸海軍兵輪赴牙山，此由海道進。六月二十三日，爲日兵艦要截，沉高陞，擄操江，軍士多死之。二十五日，日軍之在韓者進攻牙山，葉軍門志超率聶總戎士成退軍平壤，與諸軍合。傅相卽以葉軍門爲總統云。

③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詩江漢章：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狄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註：虎，召穆公名也。

④路史：后夔典樂。註：虞帝之世，夷典禮、夔典樂分爲二，周大司樂屬于宗

伯則爲一。知帝治於禮樂致詳也。晏龍納言，主賓客，夙夜出納；射候書據以待庶頑，讒說殄行，格則承之庸之，不者威之，而遠人至。註：納言者，星也。詩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故晉志納言五星，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

⑤宋史宦者傳：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承順。徽宗立，置明金局於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遊。京進，貫力也。京既相，力薦貫知兵，用李憲故事監王厚軍。屢冒功，握兵柄，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以大尉陝西河東北宣撫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尋以平方臘功封真三公，加封徐豫兩國公。宣和七年，進廣陽郡王。是年，金將粘罕南侵，遣使以納張瑨爲責，令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褫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諂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乎？貫叱之曰：貫奉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純拊掌嘆曰：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爲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撫，擁其親軍數萬，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

道路流涕。後雖伏誅，而二帝蒙塵，中原板蕩，卽痘醢不償責也！

中日戰輯引申報接奉天友人信云：劉君振德隨奉軍右營管帶金君赴高麗前敵，昨日率同五、六人由平壤回，急往詢交戰情形。據云：平壤城極大，南北綿長十餘里，西南東三面均有大江圍繞，北面峻嶺崇山，城在山上。城東江水繞山南迤東而去，西北隅則無山無水，有一大道直達義州。若從奉天往朝鮮者，必取道於此。東南兩門雖有通衢，然至江水而止。我軍葉、聶、豐、左、衛、馬六大帥，共統勇丁三十四營。自七月中取齊後，未與倭奴接仗，惟出哨之隊，彼此相遇，互相轟擊，時或死傷一、二十名。八月初三日，淮軍與毅軍黑夜出哨，中途相值，誤傳口號，以致自相攻擊。嗣是而後，一連五、六日堅壁不出。初十日，聞倭奴增兵分道而前，欲攻平壤，馬帥遂率所部毅軍四營繞出江東爲犄角之勢，衛、豐二帥率淮軍及西丹隊十八營駐守城南江岸，左帥率奉軍六營守北城山上，葉、聶二帥居城中。此外尚有勇丁六營及朝鮮兵八百名。十二日，劉君隨金管帶營勇會同徐、楊二君所部三營出探城北，行八十餘里，見隔江倭奴列陣以待。相距五、六里，卽各以槍砲轟擊，自辰至申，不分勝敗。我軍死傷二百餘名。倭奴所傷實多，然逐漸增添。我軍東、南二路時有以勝仗報者。忽聞帥令，着火速回城，隨卽拔隊而歸。倭奴乘勢過江，搶上山來，憑高爲壘。泊左帥親出禦之，已無及矣。乃緊守北城，以大砲仰攻

。其時倭奴尙無大砲。左帥親自量準發砲以拒。自十二晚至十六晚，鏖戰四晝夜，我軍無甚損傷。東、南二軍亦時報勝仗。詎料十六日傍晚，倭奴已運到大砲，照準左帥連擊，左帥受傷墮地，口尙能言，經戈什哈背負下城。倭營又發一砲，徐、楊二君殞焉。兵遂敗亂。葉帥急懸白旗止戰。倭奴揮令華軍當夜出城，聲言如不遵從，即行開砲。葉帥無奈，令衆軍速退。先是電線已斷，軍情皆用探馬報知。葉帥本擬十五日退走，左帥得報，竭力挽留，且令親兵看守。朝鮮兵恨葉帥刺骨，謂十二晚若不令金營回城，倭奴不敢上山；倭奴不上山，我軍安能敗北。遂於葉帥出城時，在城上開槍轟擊。及葉帥既出，而城南衛、豐二帥之兵亦各自逃逸。左帥及徐、楊二君屍首失落無蹤。

是役也，我軍陣上傷千數百人，嗣因退避時被城上擊死數千人，及至義州則祇存數百人矣！幸馬帥遠在江東，孤軍接戰獲勝，奪得倭奴大砲七尊，生擒數名，得以全師而歸。

當劉君同時，路遇銘軍步隊十三營、馬隊二營，依帥所統馬隊九營已過鴨綠江前進。閱日，又聞義州亦失，我軍皆退至江之西岸九連城、鳳凰城。然則銘軍十五營及依帥所統九營，豈不戰而退乎？眞索解人而不可得已！

按葉帥即日本新聞紙所稱率數千人往北先逃之總統諸軍葉曙青軍門志超，蓋曾

屢叨恩賞者也。聶帥卽身受重傷之聶功亭總戎士成。豐帥旗人，未知官職。左帥卽死事慘烈、渥蒙恩卹之奉天練軍統領左冠亭總鎮。衛帥乃統領盛字全軍，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萬兩回籍，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逃，奉旨拿問之衛汝貴也。馬帥卽毅軍統領馬玉崑總戎。依帥卽黑龍江將軍依堯山留守克唐阿也。斯役也，不能奪日人之膽，使之不敢來攻，已屬可異。況義州鴨綠江諸險不守，而一敗塗地，則更可異矣！將謂華軍之能戰者，祇能勦滅髮、捻之土匪，不能與專師西法之日本爭長？然光緒十一年越南之役，淮軍統帥黃軍門桂蘭一戰潰於北寧，潘中丞鼎新再戰潰於諒山，關外險要全失，法軍大隊入鎮南關，犯龍州，全省大震，桂事幾不可爲；幸馮宮保子材、蘇軍門元春、王方伯德榜、王鎮軍孝祺等一戰復鎮南關、文淵州，再戰克諒山，法人乃就我範圍，非復如福祿諾之給我矣。和約定，奉旨凱旋。豈叢爾效顰西法之日本更猛於歐洲素著威名之法蘭西乎？嗚呼！往日之戰固由統帥之得人，而軍營積弊亦不如今日之甚。噫！積弊之甚，亦由統帥之無人耳。

⑥唐書哥舒翰傳：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世居安西。少補效穀府果毅，以邊功歷官至右武衛將軍、隴右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涼國公，進西平郡王、太子少保。因酒色患風痺，體不仁。既疾廢，不朝請。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

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拜翰太子先鋒兵馬元帥，率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與楊國忠有隙，爲其所迫，使者趣戰，項背相望。六月，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中伏大敗，收散卒八千復守關，爲其部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翰至洛陽，見祿山，俯伏謝罪，爲祿山招李光弼、來瑱、魯炁等，祿山悅，署翰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責以背主亡義，斬之。翰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殺之。

中日戰輯云：傅相之調兵，由水路進者，派北洋海軍鐵艦八艘，附以南洋、廣東兩處兵輪妥爲護送；其遵陸者，直渡鴨綠江而東，取道平壤，直往漢陽進發。似此水陸交馳，將士厚集，朝鮮可危而後安。乃商務委員袁道雖已任滿，不能俟代者之至，遽返天津；此我之所不解一也。德將韓能根熟於戰事，兼嫻築造砲臺，五月下浣與華軍一千二百人同乘英商怡和公司之高陞輪船而赴牙山，日艦要之於中道，擊而沈諸海，不聞派出之各兵艦以一砲相加遺；此我之所不解二也。操江一木質小兵船耳，力本難支，而爲日艦所擄，不能爲操江罪。海、軍提督丁汝昌位在中興諸名將之上，其所部各兵艦，如鎮遠一艘大於日本之高千穗比叡、荻洲島諸艦，不啻倍蓰，乃竟不遇敵而遁；此我之所不解三也。濟遠雙輪鐵甲兵艦不及丁提座船之大

，而猶能與日本之浪速艦鏖戰八、九點鐘之久，廣乙木質鋼皮船不及北洋海艦之雄，而猶能與日本之荻洲島艦同畢命於洪波巨浪之中，乃不聞丁提督統率全部助濟遠而救廣乙也；此我之所不解四也。傅相接高陞被擊、濟遠受傷之報，赫然震怒，檄令丁提督調集兵船十三號速往朝鮮海面；瀕行之際，又傳諭各該艦所有豫備逃生之小艇一律卸置威海衛，其船面木質之屋亦須拆卸一空，以便酣戰而杜逃竄，先聲所播，日兵不免膽寒；乃業已駛出重洋，忽又折回威海衛，從此逍遙河上，忘朝鮮待援之急，啓日本蔑視之心；此我之所不解五也。有此五不解，而朝鮮王被覘矣，朝鮮妃被斥矣，朝鮮之政令悉爲日本把持矣，朝鮮之民人忍氣吞聲而無所冀望於中華矣。此海軍出洋高陞被毀之情形也。

八月十三日，傅相又命諸輪載兵四千名赴鴨綠江，以海軍諸鐵艦護送，並以德將韓能根爲水師副提督。十六日，遇日船於鴨綠江口外大東溝，韓能根即促丁軍門列陣待敵。戰良久，致遠、經遠、濟遠被敵艦撤出另戰，致遠重傷而沈，經遠誤中水雷而碎，濟遠遁回誤撞揚威沈之，廣甲誤撞島石，超勇沒陣中。越日，斬濟遠管帶方伯謙首示衆。日本水師某弁言：鴨綠江之戰，實係日軍獲勝，當中國鎮、定二船未壞之先，我軍心實不安。我艦之最大者惟扶桑艦，然尙不及該二艦之半。我各艦之砲合共祇一百五門，能洞穿鐵甲者則祇三門；華砲則無一不可轟壞我艦。惜其

列陣既無定見，交戰又似失魂；我則進退周旋之合度，又同心以遵將令，用能避讓鎮、定之砲，而分道以攻之。未幾，定遠船首遇火而焚，鎮遠亦大受夷傷，然猶未遽沉也。統計我艦擊中定遠幾及二千顆，然無一彈能穿鐵甲，扶桑艦發出鋼彈亦無所用，清田艦又放開花彈擊入其艙，既炸而仍無損，遂廢然而返。我艦則一受華彈，即已受損，扶桑、清田二艦各中三十生的米得開花彈，幸未炸時先穿船脅而出。水師提督座船松島艦中一開花彈，適在群彈堆中，隨之而炸，頃刻間傷斃一百一十一人，全船幾無所用。水師提督伊東祐亨激勵士卒，略不恆怯。忽焉船中火起，無奈逃出。衆艦隨之而退。惜我軍無一大艦，故不能奪鎮、定二船耳。查他國水師提督座船多能容積萬餘墩，今松島僅四千墩。然昔年中法馬江之役僅歷數分鐘已燬九華艦，意奧海戰時尙無快砲，亦僅交兵一點鐘。是役也，爭持五點鐘之久，斯亦奇矣云云。

水師鐵艦，由大東溝戰後，潛避威海衛。旅順之失，亦不出援。乙未正月，威海不守。十八日，劉公島水師全軍降敵，天下震驚。二月初三日申報云：西人來信言：倭人自正月初一日起攻犯劉公島歷十餘日，丁帥及各統領無不奮勇爭先，後以力不能支，祇得靜候援軍之至。一日，忽接烟台羽檄，知援軍未能調出，不覺大失所望。統領中有劉姓者，忽率師退避。丁帥見兵船日遭損失，而劉公島東首有一小

島，亦被倭人所占，各兵船煤火已竭，購置良難，倭人更內外夾攻，兇猛無匹，不得已於十四日召集張統領及各西員互相商議。僉稱目下已束手無策，不如善爲設法，降順倭人。乃於十八日繕就降書，飭人乘廣丙輪船求見倭酋伊東氏名祐亨者，申明來意。書中大略謂：兩軍相見，愈戰愈酣，我國軍士之傷亡者數已不少，今欲救兵士之命，願將砲臺、軍艦讓與貴邦，惟中外將弁、水手、兵丁切勿傷殘，務乞善爲遣去。如蒙允許，則當央英水師提督作保人。伊東氏復書云：來函已悉，書中之語，自當一一遵從。准明日將兵艦、軍裝、砲臺之屬悉數納交，將弁等人則應派出一船，好爲送去。閣下如欲至敵國亦無不可，惟須俟停戰後過回，或仍思效力中朝，則惟命是聽。至英水師提督作保一事，大可不必，閣下素有名望，余已深信所言矣。明日十下鐘時，還望有好音見惠。丁帥接信，復繕函請鳴謝，並言所統各軍皆須收什行裝，可否請遲至二十二日之後遣散。伊東氏繕手札允之。及十九日，丁帥已死。伊東氏又致書北洋某統領，略謂十八日丁帥來函，余已閱悉。其時使者言丁帥已盡節，余心大爲哀悼。今請派一中國兵官中有權之人，於明日十下鐘時至余所乘松島艦訂商一切，余當迎之以禮。所有前許丁帥之語，今仍遵照辦理可也。

先是十八日午後，丁帥在劉公島行轅中出鴉片一盒，與張統領各服其半，尙有楊姓統領本爲水師中最出色之人員，至此突出手槍自擊其元而死，劉提督繼之約同